

[德]关惠谦 著

浪

关惠谦题



一个
为自由而
浪迹天涯者
的自述

东方出版社

浪

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
「德」关愚谦 著

关愚谦题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 / (德) 关愚谦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424-0

I. ①浪… II. ①关…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663 号

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

(LANG: YIGE WEIZIYOU ER LANGJITIANYAZHE DE ZISHU)

作 者：[德] 关愚谦

责任编辑：王高婷 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印刷厂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28.5

字 数：39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4424-0

定 价：5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谨以此书献给我深爱的也深爱我的母亲
因着你无边的善良
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
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
永不离去

我已经老了；我还年轻。

我这个东方的老人，在古老的欧洲，整整度过四十年的岁月；
我这个中国的孩子，站在遥远的欧罗巴，回望祖国，我生命的发源地。
经历了奇异大灾大难九死一生的我，依然执著地热爱生命。

鲜花、阳光、友谊和爱情永远让我心动。

阿尔斯特湖为我作证。

——题记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序曲 阿尔斯特湖畔的回忆	3
第一章 逃离祖国	9
1 一本蓝色日本护照	11
2 生离死别	20
3 侥幸过海关	25
4 我真的自由了？	28
第二章 我的童年	33
5 关氏家族与我的家庭	35
6 多余的孩子	42
7 永难忘记的一记耳光	46
8 在炮火中成长	48
9 陈先生的“藏头联”	53
10 租界里的穷日子	56
11 乐家老药铺的乐姨夫	60
12 洋教育和中国功夫	64
13 我们不再做亡国奴了	74
第三章 青涩少年时光	77
14 国民党接收大上海	79
15 和洋小子叫板	83
16 初坠情网	88
17 美国来的毕牧师	93

18 水深火热的上海	98
19 露西的改变	100
20 留学美国梦	110
第四章 上海解放	113
21 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上海	115
22 父亲终于回来了	120
23 想不到她竟然是地下党员	125
24 母亲的信	133
第五章 我的大学	137
25 初到北平的日子	139
26 思想改造	145
27 抗美援朝的波澜	152
28 开始刻苦的学习	161
29 和露西回上海过春节	163
30 我被俄罗斯文学俘虏了	172
31 乐姨夫的小提琴和露西的泪水	175
32 初识美珍	179
33 谁主宰我的命运	182
第六章 踏入社会	185
34 苏联专家的翻译	187
35 春风得意乐陶陶	190
36 翻译趣事	193
37 与美珍开始交往	197
38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201
39 “你不是我的孩子”	203
40 美珍的台湾履历	206
41 党支部什么都管	209
42 不开心的新婚时光	214

第七章 我遇上了大风浪	219
43 反右派运动	221
44 第一次被整	227
45 差点儿成为极右分子	234
46 “流放”青海	240
第八章 “流放”塞外——青海岁月	245
47 “我会照相”	247
48 假劳模与放“卫星”	253
49 再次被整	263
50 相聚匆忙别离长	267
51 唐师傅的救命之恩	276
52 万里他乡遇故知	284
53 冒死一听圣诞乐	290
54 重返天堂西宁	296
55 草原夜间走孤骑	299
56 难忘美丽的安卓玛吉	310
57 青海湖畔渔猎忙	318
第九章 云端谷底	327
58 青云直上的日子	329
59 难以恢复的家庭生活	335
60 “文革”风暴来临了	338
61 造反团	346
62 移情别恋惹大祸	351
63 我想到了死	356
第十章 入埃及记	359
64 捷克商人	361
65 异乡异客	365

66 落到开罗警察局之手	371
67 入人间地狱	374
68 “联合国监狱”	378
69 结识新朋友	383
70 监狱里的“贵宾”	388
71 囚牢里的生活	394
72 绝不去美国！	403
73 “您引起了一场国际事件”	412
74 我终于病倒了	415
75 穆斯塔法教长	418
76 宣布绝食	425
77 飞往欧洲大地	431
回响 人生的喜剧和悲剧	439
后记 撰写《浪》的始末	445

序

1980年我第一次出国，在汉堡认识了关愚谦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就情绪激动地向我叙述了他的经历，他的痛苦，他的麻烦和他仍然热爱祖国、一心向国的心情。我听完不由得也激动起来，但又觉得离奇，难以思议的是世上的事竟是这样地不合规矩，这样地自相矛盾，这样地试炼着每一个接触了它的人。

中国人活得真不容易。一二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然后就是仁人志士的献身，血流成河的革命和战争，外敌侵略，旧中国的土崩瓦解，新中国的庄严成立，然后又是动荡、考验、争论、混乱和急躁，大轰大嗡，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句高论接着一场大闹，一次胜利接着一次挫折，一次希望接着一次失望，一个思想接着一个试验，一点前进接着一个陷阱，鲜花和掌声之间不知道是自何而来的欲哭无泪；直到近二十年，动荡的中国才初步稳定下来，发展起来，务实起来，日子也正常起来；当然仍很艰难，面对种种的挑战和压力，面对种种的歪曲和诈骗，勉为其难地支撑着、奋斗着、进展着、改善着和仍然胜利着。

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书，一部历史，一桩奇迹。而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头脑简单的人、过分天真的人、过分拔尖拔份的

人、过分自我即过分自信的人……往往无法承受历史的拷问与历史的戏弄，变迁的激动与变迁的迷茫，前进的艰苦与前进的代价，他们往往不幸地成为历史巨轮碾压下的牺牲者，他们短暂的一生成了可怕的悲剧；这里还不说那些刻意要与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转折背道而驰的，站在中国近现代史走向之反面的代表人物。

关愚谦得天独厚地成为新中国的宠儿。这位宠儿积极热情、精力充沛、真挚坦诚；同时，他又是敏感任性、急躁自负、血气方刚的“问题人物”；这种性格碰到了“文革”那样荒唐的事，他无法理解也无法从容应对，他选择了荒唐冒险的亡命之旅，他几乎从此毁灭，他有十几种可能和几十个机会或被处决，或自杀，或堕落，或被利用，至少他的经历足以使多数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变成神经病。

然而，历史最终护佑了他，他的爱国之心护佑了他，他的底线保护了他，全国各地正直的人们、特别是他的妻子保护了他，他的咬牙坚持与奋斗成全了他。他回顾过往的时候，仍然会脸红心跳，恍然长叹；但最后，他还可以在脸上显出一个清明的笑容。

他把这一切都老老实实在同时又是生动细腻地写将出来了。他写的与其说是一部纪实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忏悔录加血泪史。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最真情最动人的东西。

这部书稿读到最后，读到如下的文字的时候，我流泪了，读一次流一次泪，难以自己。他写道：

年逾古稀之际，我不必追悔以往所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深深体会到，受过亡国之苦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得多。她常常和人们形容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再受尽磨难，祖国再穷困，祖国再使我受委屈，我对祖国仍然充满了真挚深沉的爱……现在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但祖国的大好河山仍然留在人间。

这是关愚谦用生命写下的话，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生命写下的话；能写出这样的话的人，已死者有权利复活，做错者有权利重做，已苦不堪言者有权利得到永远的自信与欢乐。

是为序。

王 蒙

序曲 阿尔斯特湖畔的回忆

欧洲，德国汉堡。

汉堡的美，多半应归功于阿尔斯特湖的装点。此湖的面积和北京的北海不相上下。它被肯尼迪桥分隔为内湖和外湖，内湖两岸是高级商店旅馆区，外湖左岸则是外国总领馆区。我家就在英国总领事馆和汉堡高等音乐学府的后面，从家走到湖边，只需要两分钟。

阿尔斯特湖，是我的生命之湖，灵感之湖。她是我后半生心灵相应的朋友，我向她倾吐得最多，她也了解我最深。我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抖落给了她，她始终耐心地听着。我从湖面的波纹能够感受到她的欢笑和叹息。她就像一位忠贞的恋人一般，陪伴了我整整四十个年头。

这四十年里，在湖边，我不知留下了多少个脚印，也不知她倾听了多少我的喜怒哀乐。四十年前，我曾在风雨大作的日子里，只身奔向湖边，对着汹涌澎湃的波浪大声质问苍天，为什么对我那么残忍？为什么不能让我和家人见上一面？我也曾在她的身边，虔诚地感谢上苍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新的春天。我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久久地站在湖边，倚着栏杆，忆念着自己的慈母，任汹涌的泪水汇入到静静的湖水之中。我也

曾在离开故里数十年后，和儿孙在湖边幸福地玩耍，尽享天伦之乐。到了晚年，最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几乎每天和妻子珮春，不论寒冬炎夏，到这里来散步。这里的风景一年四季绚丽多姿，变幻无穷。我几乎可以默写出整个公园的布局和树木花草的形状。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的片段，我的许多文章，包括这本《浪》，也都是在这里酝酿出来的。

2011年2月18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八十岁的生日。我否定了儿子提出的为我在国内庆祝寿诞的设想，也婉拒了汉堡大学的同仁为我在汉堡举行生日晚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愿让这种庆宴把我催老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

汉堡的阿尔斯特湖一如既往的美丽，湖水温柔地拍打着堤岸，也拍打着我的心。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已经进入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个阶段。

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和学校打交道。在国内，从小学念到大学，一直和书本为伍，离开学校到机关工作，仍是住在大学宿舍里，白天是政府公务员，下班后又还我书生本色，一直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离开中国到德国来，我又是一头扎在大学里，在汉堡大学读硕士，拿博士，教课，写书，四十年如一日。现在退休了，承蒙大学看得起，还一直保留着我的名字。老实说，我也一直把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当作我的一个家。那是个大家庭，我教出的近一千个金发碧眼的学生，都曾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今，在这个系里担任主任教授的教师都是我过去的学生。

某次，一批来德国实习的中国年轻记者团来我家做客，其中一位问我：“关先生，你教出来的学生现在都做些什么工作？”我听了先是一愣，然后两眼看着天花板，回忆了一下竟然发现，我学生中有当电视台、报社主编的，有做外交官的，有当大公司和银行总裁的。在德国的著名大学如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特里尔大学、明斯特大学、不莱梅大学当首席教授的都是我的学生。这令我心里永远是乐滋滋的。我也常以“桃李满天下”自慰。因为每到中国去，无论走到哪儿，都能找到我学生的足迹。

此外，我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还有一个小家，即坐落在阿尔斯特湖畔的我和妻子珮春的两口之家。这个远离故乡土地的公寓，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坚实坐标点。过去多年来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有一

种挥之不去的浪子情结，永远有一种有家难归的梦魇压抑。而这个坐落在异国他乡的家，时时给我以安慰，是我心灵的庇护所。在这里，我们两人搭了一座无形的桥——中德文化友谊之桥、中西文化交流之桥。除在大学里教书外，我们还写了二十几本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向祖国同胞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书，我为报纸杂志写了几十万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评论和杂文，聊以自慰。

我家虽小，却广交四方友朋。四十多年来，已难以统计，曾有多少同胞在我们这里落脚。有的素昧平生，但只要是友人介绍来的，一律“宾至如归”；我们也不知请过几百上千的中外同事、朋友、学生来家做客，曾经有几年，我家成为德国和中国学生聚会的默认场所，有时一来就三四十人，最多一次是八十来人。大部分是我的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有的在在我家认识后竟结婚成对。

画家黄永玉来到我家，看到我家随处可见的中国“痕迹”，感慨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自此以后，我们就开始称这个家为“芳草庐”。我还亲自写了一个“芳草庐”的匾，悬挂在我的书房门上端。

总之，我没有虚掷生命。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自己的祖国时不能做这些事，反而在异国他乡成为可能。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深处，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隐痛。如果我教出的学生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会更大。骨子里，我还是一个中国人，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我的肤色。小时候铭记的那些古训，是洋墨水永远无法浸泡掉的。“治国平天下”早已不再去想，但“修身齐家”，仍是书生的本分呀！

斗转星移，“四人帮”倒台，我又可以回归祖国了。在那里，在上海，我们又建立了一个新天地。老同学、新朋友又成为我们上海家中的座上客。只要我们人在上海，我们的家又成为欧洲朋友到中国来访问旅行的接待站。让他们看看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奇迹般的变化和发展，也是我内心的骄傲——我们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是不可战胜的。

孔夫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怀疑此话的正确性，或者说，这只能是两千年前的圣贤之言。因为，这规律已被后人打破了。我是凡人，虽“有志于学”早于夫子，但四十尚且迷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倒是耳顺，但只是说明我身体好。古话说“人生七十古

来稀”，而我现在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看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些道理。在 21 世纪的现在，我活得比两千年前的孔夫子要长，我至今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相反，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渴望。我仍然像年轻时候一样，热爱多彩的生活，热爱我的家人和祖国。有时在深夜，我会一个人走到美丽的阿尔斯特湖边，对着宁静的湖水大声呼喊。不是那种陷入绝境求救的呼喊，而是觉得浑身精力使不完的顽童式的发泄。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刻画了一位淘气的“老顽童”，我好像也是如此。我也会张开两臂伸向天空，这不是祈求上帝保佑我度过难境，而是我想拥抱天地，我觉得我现在的确“从心所欲”。我目前无忧无虑，今天到东，明天到西，除老婆“管”我以外，无忧无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美好。这个“美好”的含义，并不是单纯的消费、享受和欲望的满足，而是多种色彩生命轨迹的繁复组合，我始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我活得相当硬朗，我不服老，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我的父亲整整活了一百岁，我相信我也能。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吧，我还没被批准回祖国时，素不相识又精通《易经》的南京大学教授张家懋老先生来汉堡，因缘际会，到我的“芳草庐”做客。他一进门就两眼直盯住我：

“关先生，您命相不凡。在下妄论一二您的过去如何？”

我只有在埃及开罗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吉普赛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将来一定娶一个西洋公主或是大官的女儿，那是为了骗我的香烟。小时候，母亲指着上海街头摆摊看相的算命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骗钱的。因而我从小就不信这一套。我对《易经》，无甚研究，要论学派，当属《易经》学里的“道德易理”派。《易经》让我最受用的，是“君子自强不息”、“朝乾夕惕”的人生哲理。灾异谶纬，非吾所敢言也。

然而，张教授是曾在德国拿过博士学位的学者，精通阴阳五行，是易学大师，本与我素昧平生，此时主动给我说命，我只得洗耳恭听。

“令尊乃亢龙也，经年游身于外。令堂含辛茹苦，哺育子女。您的前半生，生活相当艰苦曲折，但您自信倔强达观，都把它们一一化解了。您三十七八岁时，遇到十二级大风浪，险遭灭顶之灾，但您的命大，转危为安。这是您一生中的最大转折点。之后，您的生活一帆风顺，风平浪静，但您永远不知满足，一直到现在。”

他简短的几句话，竟勾勒出了我的一生，不错丝毫！世界上哪有这

么灵验的算命先生。此人会不会来路不明，莫非他过去就知道我是谁，看过我的档案？会不会是派出来有目的地与我接近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对他开始怀疑起来。可是，再看看他的长相，和颜慈目，风度翩翩，年龄已入古稀，绝非那种搞政治的人。更何况，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威胁力量，也不会有什么利用价值，何故派这么一个人来做我的工作呢！不，不可能。

“关先生，再测测您的将来如何？”

“您也能看我的将来？”

“既然能看过去，当然也会看将来。我看相，不需八字，不用查书，只看对方脸庞五官，基本上能确定他这一生走向。一个人的八字，都写在脸上，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的脸动手术，这会减少寿命的。”

“那您看我的今后呢？”

“您寿命会很长，不少于乃父。令尊高年已至八十、九十耄期了吧！”

“八十九。难道我的脸上也写着父亲的年龄？”我惊奇道。

“这就是《易经》了不起的地方，玄妙就在于此。”

“关先生，您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您还会做很多的事。到您六十岁时，又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什么样的转折？是好是坏？”我急切地问。我真怕我的命运又走下坡路。

“您这一生不会大富，但也不会过穷，这点您不用担心。您六十岁以后会很成功。”

“哦？怎么成功法？”

“是事业上的成功。”

这点他只说对了一半，今天，我已经八十岁了。谈不上什么成功，只是写出了几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而已。我的心被一种奇异和复杂的感觉涨满。孔夫子就曾对着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的生命对人类历史来说是如此短暂，但对个人来说又如此漫长。流失的岁月，已将我心灵的巨创化为了一种力量，今天，我命运中那些大幸和大不幸，又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开始在我的眼前一幕一幕地缓缓回放……

